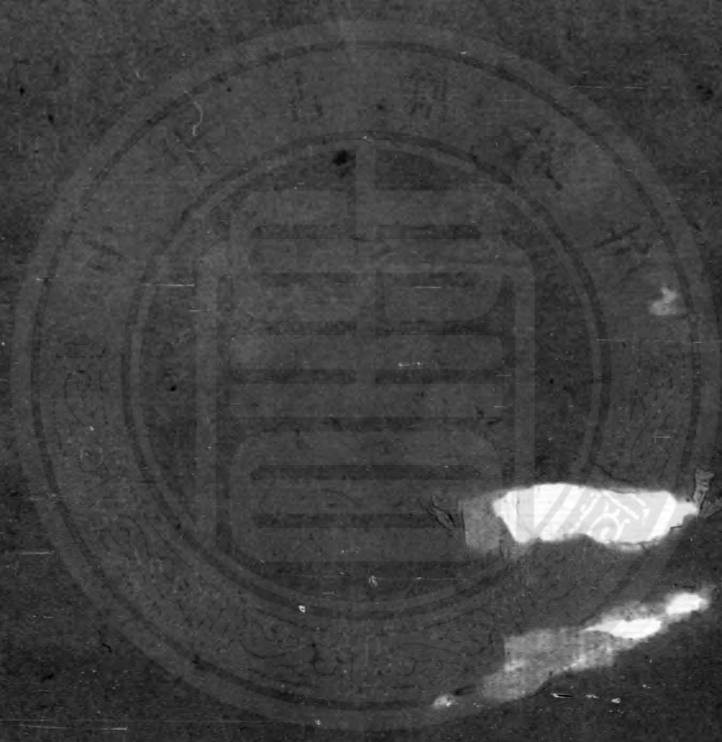


4430

±353.6

4430



前代奏議序

經生家急名而亡實所為
 應制經書義猶得以習
 心空質嘗之至於論對策
 枵然無以應則拾取它人
 咳唾之餘自為色澤而其



瞻者不過於歷年一程墨中
獵華掇英取徑于三場指
南而止其出之無本原而陳
之無次第言乎文章則不成
服以質當世之用猶之乎說
鈴畫餅遠形聲之實亦

有率而襲之以取浮名去者
其中篋如也余嘗嘆息之以
為人心含靈當無所不可致用
抑亦先覺取則不遠其言之
成文施之當世成用者無過
于古人古人之奏議典經生

家所欲發論對策其條貫
不相盪而其本原次第循事
依理勃發於胷各就其學術
才識之所至者明白其衷而
揮洒于篇章無餽飭組織
之習用則經世舍亦成文士所

服習無過是斯亦定制之韜
略而經生之方書也左國而上
亡論秦漢以來名賢石畫不可
髮數即如蘓季之從韓公
子之憤賈誼之英達董仲舒
之醇暢晁大夫之練趙煥營

平之堅靜昌黎之端宣公之懷
惻紆婉以蘓氏父子兄弟之
或銳而精或宕而道或綽而
朗以至子固之實荆公之偏
悍即其操術駁馴不同皆
卓然自伸一己之是期有當

于天下國家之用非以為文之
自成非以急名名自隨之者
也余故于凡案間摘其諧衆
易曉者若干篇自國策暨
八大家而止其言非精微莫
喻中人既可資以應世不至

耗精敝神于無用而其持論
有術士有博文通道者暢
其枚揚其波亦無妨乎不
朽之業宣尼所謂舉一隅而學
者以之為魚筌射的焉其可
耳若謂古奏議之佳者盡

于是而執是以廢天下之書
則六童子之搏黍而燕人寶燕
石之論也是編也余在靈鷲山
偶拈以示二三子之從游者非敢
出為世傳友生吳德衷嗜
古好文業已板而刻之示余

聊其意如此取精補闕以俟
來者

辛丑夏四月寓庸居士黃汝
其負父書於澱水舟中



刻古奏議引言

余不佞有臆見每與友執商之謂
讀子不如讀史蓋子之精者未必
實裨於道德身心而其粗者徒以
恣洸瀆繆悠之說士操小慧輒模
擬渺忽以自迤拙此非諸子負讀者

抑讀者負諸子身廼若上下今古
蒐覽媿慝備經緯之奇闡運會
之變非史莫究其大者足佐謀幄
訂金匱石室之秘函而小亦鉛刀莛
鎚皆有實用夫士誠厚自負亦欲有
所見於天下後世豈其揣摩簡練
不熟諳古昔而能空券應敵者哉
奏議亦史之一斑也臣子一念忠藎
登對或未能盡退而解華悅其語以
冀採錄其間兵農錢穀星緯輿圖
以及夷狄不惟洞徹於胸中抑且洞
徹於筆下而後能徼飛蟲之弋獲三

代而下漢惟晁賈唐有宣公宋則子
瞻皆通達詳贍以日月之誠奏金石
之語讀之無不感動而為其主者或
效或不效反不若海大魚片言收功
而優旃長短之譎免陛楯於立雨也
惜哉今其書具在古今不甚相遠按
而行之政有恰中時弊者猶醫有禁
方岐黃豈嘗執足求度而千載之下
罔不立驗士君子亦以理揆勢以勢審
機以機合情以情傳理語入九閭而
澤溥於中外遠近不甚榮施歟而奏
議其禁方矣不則空無所操而動欲

決人生死於須臾即盧扁其將能乎
余友黃貞父才情超邁而能沉之以
博識其於史二十一家靡所不讀間有
揚摧為帳中之秘未欲示人茲選特
靈鷲講二三子者身而吳君德聚業
付之梓甚矣吳君之嗜貞父也然天
下有未知讀史與有意讀史而未能
辨全書者此以供其一斑則德聚與
有勲德矣余因嘉其意而樂為之
序如此

萬曆辛丑夏季朔渤海吳之鯨
書於西湖之朗閣

古奏議目錄

秦

說趙肅侯

蘇秦

說齊閔王

諫魏王書

魏無忌

說秦昭王

范雎

初見秦王

韓非

諫秦王逐客書

李斯

漢

至言

賈山



陳政事疏

賈誼

論積貯

請封建子弟疏

諫放民私鑄疏

論貴粟

晁錯

言兵事

論募民徙塞下事

論守邊備塞事

奏吳王書

枚乘

賢良策一

董仲舒

賢良策二

賢良策三

論限民田

賢良策對

公孫弘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諫伐匈奴書

主父偃

言世務書

嚴安

言世務書

徐樂

諫伐閩越書

淮南王安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諫起上林苑疏

救太子書

壺關三老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上屯田奏一

趙充國

上屯田奏二

上屯田奏三

條災異封事

劉向

極諫外家封事

諫起昌陵疏

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

戒妃匹勸經學疏

政治得失疏

罷邊備議

侯應

論神恠

谷永

罷珠厓對

賈捐之

毀廟議

劉歆

論王氏書

梅福

不受單于朝書

楊雄

陳時政所宜疏

桓譚

鑄錢議

劉陶

書對

楊賜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後出師表

唐

論佛骨表

韓愈

復讐狀

禘祫議

駁復讐議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陸贄

奉天請數對群臣兼許能論事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興元論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

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其六論兼併之家私歛重于公

宋

論水災疏

歐陽脩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合劉滬等劄子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論史館曆日狀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論臺諫等官言事未蒙聽允狀

議學狀

論西賦議和靖以五問請大臣狀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安石

審勢

蘇洵

審敵

御將

田制

疆強

心術

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思治論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五

決壅塞

敦教化

省費用

練軍實

倡勇敢

教戰守

策斷下

制策

論冗兵

蘇轍

臣事策一

臣事策四

臣事策九

民政策四

民政策五

民政策八

民政策九

議經費劄子

曾華

講官議

古奏議

江夏黃汝亨貞父甫評選

說趙肅侯說

蘇秦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



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
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
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
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
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
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
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
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
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魏弱。則割河外。韓魏
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魏
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
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
入朝。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
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
所以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
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
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
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
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
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

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

從說

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割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

如此
成從

如錐畫地

古秦譜 一秦

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擇交安民在合從而一韓魏齊楚燕趙以畔秦而秦攻則六國互相救文有開闔有歸着是用世之文不但以押闔詞說之工

說齊閔王

蘇秦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執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執。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箭利金。不得茲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邈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

本謀 喻 批 証

挑
事喻穿
透

揆見

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鶩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

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而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疆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

人情

大証

小証

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隣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穡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禍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

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籍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金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

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今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

先戰殘費

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禱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其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

先攻殘費

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歿，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歿，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

精喻

歿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

上丘伐
謀戰攻

之道不以甲兵

令人

送

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幟。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於前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

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競爲守備。爲歿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

寄怨後
起之術

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之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商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

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不先兵不王怨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此鬼谷陰謀而揣摩之精
以後為先以遠為主是以退為進皆陰符之言
只後起寄怨一意而徐證翻折如勁弩穿葉數端入竇讀之神暢而氣高

諫魏王書

魏無忌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人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

一句提
破以下
發

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其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縣、昆陽與舞陽隣，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

西○晉○去○梁○千○里○而○禡○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
 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禡○必○
 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
 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
 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
 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
 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
 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
 秦○共○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禡○也○夫○存○韓○安○魏○而○利○
 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寧○使○道○安○成○
 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
 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
 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
 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
 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存韓安魏而利天下二
 議大暢

復說秦昭王

范雎

道入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
 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
 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
 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謹高
 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
 賢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
 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
 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
 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

痛快

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淳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久，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淳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戈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

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危言刺心

蘇子曰：無王耻秦怒而激之也。

初見秦王

韓非

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怯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

信賞必
罰韓非
本色

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
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裊犯白刃蹈鑪炭斷歿
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歿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
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
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
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
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
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
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
荒困倉虛四隣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

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東
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
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鉅
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
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
根無與相隣禍迺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
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悉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
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
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
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和

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王置宗廟令帥天下西
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
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
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
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
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
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
民立社王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
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
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

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襍民之所
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
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
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
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
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
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
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
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噲沱以
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

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編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迺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迺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至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眎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

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文如排山布勢令耳目森發
韓子之本色在峻法立威而言秦強天下弱亦即
從賞罰號令入說

諫秦王逐客書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

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馬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

綈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鏡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鏡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

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克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畏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通篇都借客形主用反見正矯厲而開闔○如湧波出嶂應接不暇○如此辯口乃為趙高所弄○焚詩書殺豪俊斯所不欲逐者惡客耳乃亡秦哉

至言

賈山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諱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為宮

歷刺秦
過得景
而文逸

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
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
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
徑而託足焉歿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
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
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
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
天殃已加矣臣昧歿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

此再開
一議起

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
之所以蒙歿而竭知也地之礲者雖有善種不能生
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
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歿亡而道不用文王之
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
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
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
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
開道而來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

誠直

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

又摠

復文有
味

文入秦

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

令句打動

威慨風

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必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虞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必而以諡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

殺何下
往往又
生支節

復說

復案

世不相復也故必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必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

先揚入

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矣，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必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

指出

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與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

又揚

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

叙實而

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

不積

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

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

唯陛下所幸此

亦獎誘

處節孟

氏好男

好色之

引或以

此刺其

不端甚

泥

冷句動

情

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媿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情激而文婉按古借秦無限翻覆無限頓挫讀之令人神動

一射獵耳至借秦爲喻杜邪萌也其言切直而婉
惻○

陳政事疏

賈誼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
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
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
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
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
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捨攘非甚有
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
治安之策試諄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
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

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虐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齊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

痛哭諸侯王事

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廼墮
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
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
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虜臣
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
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無
急。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虜臣有以知陛
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不
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厯得
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
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
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
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
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
尚有可諉者。曰。䟽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
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
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急。當是時。陛下卽
位。能爲治。虜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
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

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
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虐幸
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陛下
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
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
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
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
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
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籠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

是大殺
手非堅
儒所知
而漫曰
申韓

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
諸侯王皆衆髀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
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
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
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
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
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
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
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亾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
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

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
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
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亾邪心今
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
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
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
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
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
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
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
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
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
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
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
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
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
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
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又不爲此天下之
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
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亾聊失今不治必爲錮

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跋蹶元
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
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亾分地以安
天下䟽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
又苦跋蹶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
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
下也今匈奴嫪嫫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
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
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
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懸而已

流涕句
歎

又類辟且病痲夫辟者一而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
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
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
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
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禍不息長
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亾具甚矣臣
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
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
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
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

露才

不詳言

所計豈

在表耳

耶

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
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
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
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
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純
之裏縷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
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
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
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墻
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

息俗
壞

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
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
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亾爲姦邪不可得
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
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亾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
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
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
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
箕箒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
反辱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亾幾耳然斧

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榮、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塞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亾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

爾
今世亦

慨切
露

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恠、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爲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亾。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

策○定
經制

十五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亾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

大息失
教太子

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狹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

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齒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

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

論教太
子選左
右

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論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論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論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

人見味
禮法

精

策○書
取舍在
先禮教

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
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
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
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
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
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
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
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
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則
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

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
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
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
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收此凶
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
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
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
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
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

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亾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

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虐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亾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楚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刑笞馮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亾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虐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

太息
辱大臣

隸。亾。耻。之。心。辱。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輪。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

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學琴。回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亾耻。隳詬亾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

策○遇
人臣以
禮

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祿下也。俱亾。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亾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

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熹。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亾。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

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通國體入人情藥石著龜莫喻其當文章層疊馳驟古桀深爽本原經術之軌從橫策士之風令賢良醉心茂才短氣真千古書疏之冠

賈精而露董粹而寬俱三代以下近道之器董較近

論積貯

賈誼

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

爲天下。陷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
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
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
老。易子而餓其骨。政治未必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
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
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
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
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
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歐游民歸農著本是積貯至計
而尚未詳所以歐而農之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